

大

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他郡爲尤多
宣政之季廢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
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爲可見
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
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
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
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頗

以寺基迫隘為嫌行視寺後平崖其上可剝治乃
乞地于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
廣實倡于韓厚而僧因為之勤也玘初刻華嚴經
本數年迨是而成曰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
燒二指為供誠意堅苦為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
更為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泔流為木石橋
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玘為子言如此且彊予記
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
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淳曆氏之
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總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

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
必皆趨然可以為人天師也唯其生死一節彊不
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
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
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
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
至列為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况
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為區區之塔廟豈不聲咳嘖
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
因若玘者且且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

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畝之宮亦何遠有鞠爲
園蔬之嘆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
香火之供既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岳稍完葺
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
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
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廚爲庫廡凡三年而寺
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兮流交貫嘉木
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常杜而寺居其上游東

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偃魔劫立莫
可梯接僊人諸峰顏行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
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復嶺絡脉下屬至白馬
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
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
東雲烟杳靄濃淡覆露朝窻夕扉萬景岔入廣一
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
而後大至唐而后固寺無定區僧無限負四方萬
里根結磐玄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
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

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闕麗偉絕之觀至于公宮
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
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
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
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
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讐後
福之所徼意有所嚮群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
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眄花草莢爲金碧撞鐘擊
鼓列坐而食具于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
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予聞

屠空上廣因進上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爲予言
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
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感四月望日前內
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
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其後得知醫者新公
度爲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羸餘恐以利
心而妨道業新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厨仰
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

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
爲百年齋者自寇彥温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乃
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
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深而周密
又廡于財衆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
始局事之脩迨予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予以爲
醫難事也自岐黃盧扁之書而下其說累數千萬
言皆典雅淵奧本于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
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
恒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

徒方以禪定爲習于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
爲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亦因
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
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
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肯
老歲月于參朮間乎謂之恒則亦不可也不恒不
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
廡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
十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
治藥不必皆良尅床而當靡蕪齋危而亂人參昌

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
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
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
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
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
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俠之實與廉皆選之十
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任矣時鄧州土無不
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俠固亦盡其
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
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故脩述

之使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
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
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于吾子幸今
至矣竊篤于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
曰無他惟丐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
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
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
非無聞剝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

邑廢毀僊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
獨曹王所建舍利塔端然而已荆棘瓦礫地鼯來
舍如是十數年無留駐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
人鄭氏篤于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興起之
且其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徒佛陀以爲歸宿
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共
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
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
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洒掃于此者
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厨下迄庫廐粗有處所而其

夫較出於鄭之喜捨潤之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廖
休大士聰聰爲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迤
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寥休以鄭哀其
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
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
莊嚴聚化朽壤而金碧奮蟄力而騫飛煥若神明
頓還舊觀于我法中塔廟所在即爲有佛望之而
塵勞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劫
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
熾盛光而照臨之願豈以一室生白而爲究竟哉

况乎天雲借潤宸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爲壽聖
兵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
中寓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
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
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繫吾子是待幸有以贊
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請差
佛法則師當爲予說而予不當爲師說異時有大
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
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
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價畏糧千里以巾待自

誓松一見即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
他人無與此者出世住萬壽荒廢以父無幾何
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于方所以成勝緣者師
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郟智
進買地于持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淨
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
予居崑前徃來清涼如吾家別業自篤一代珍公
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請雋

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予赴名京師通
與顯借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
然以趨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
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于興福之事則未嘗不
往來于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于山陽蓋自河南
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
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部氏耳予
欣焉爲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
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爲前
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子俱脫兵劫

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
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
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
爲清涼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堯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
所以侈光寵廣禱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
請以鄒郡武川之清安寺爲僧衆祝嚴之所事聞
制書賜可且命編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姊婚宣差
捉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余二十幅於宛

丞相好備具有願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
庭公亦嘗瞻禮焉願謂耶言 國恩天大物無
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惡蔭異時當特建精舍
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
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與歷武川之安
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寔公別墅旁近
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頽弊已久無從補葺且岡
岸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
陽崎回合而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接
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願助之頃

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

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

基構既擬趾步之地率從後直得之

中命漆

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為經度乃以丁酉秋庀
徒葺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
佛祖大殿即松為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
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厨庫廡以次而具蓋規撫
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為題榜
龍跳虎卧雲烟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
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曰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
屨從事故眾務益辨道場峻潔四眾安隱粥魚齋

鼓殷殷然川谷閒清安遂爲燕北名刹 恩綸褒
異實權輿于此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
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
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
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
張願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
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譬之
群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此特爲名教
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
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念至於沙

河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絕悉以大悲智而饒
盜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鮮不足而心則百之
有爲煩惱賊所燒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嶮惡道
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所闔者我願
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
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
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
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
兼善內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克之有
不期合而合者叅事業之既效極材量之所至必

有深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注
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叅佐諸公以寺記見屬
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君能下下以成其志炳耀乎典冊掄揚
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煥豈草茅賤士所
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
檀弓志普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溥沱經
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

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
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
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
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
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
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之句
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
爲七是則此觀其起于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規制
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

比之玄元像則博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
之相者舊謂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
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
以七聖為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為斷矣有國者
率用萬世自期尚肯以七為斷乎意其本名紫微
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
微為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
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
于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
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為祖起祠殿于玄

元之左撒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厨
廊廡過唐舊之半見于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
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郎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
公初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
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乂道化大行土木之
後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
易建殿于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玄
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
鎮州管内道士王守冲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
無尺木寸甃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

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
屬吾子幸吾子不讓子私竊慨嘆予年運而往矣其所
經見亦已多矣曩子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
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元節云是
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
二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
之賜鶴旣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
者項輩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
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旣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
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躡可以盡山川

之勝古木蔽映窓戶幽邃屏障几席剪焉無埃塵
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
鎮之文徃徃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
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
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
指旣衆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多宋
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
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
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
每杖屨出游路人爲之欽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

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
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
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為道
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
而逝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
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未久宜無不可令紫微劉君
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
撰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况于平
生之言乃為記其事且為長謠以招鶴命篇使并
刻之以為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金支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
倏上馳渺翩翩兮烟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
疵癘兮年不幾蟾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
丁令威去何遠兮來何遲子鄉里兮今是非玄元
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
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淡忘歸趣雲裝兮莫子遠明
年真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
年姪婿郭長倩為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

人致謁師瞑目不為答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為玄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于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裝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叅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奠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

厨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終歲費亦時給之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館予于慶源道院為予言鍊師歿於吾門者宜不可忘予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為全真道予嘗問予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慈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脩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為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蓋以敬之之言為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予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子諸師為方外眷屬今人古集所載言詞徃徃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

蓋寡異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受為起庭宇治
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真氏龍山
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諱其誠實知義理中
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
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
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
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廡所以奉
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城請予記

事予為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為多居山
林木食澗飲樵項黃箬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
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教以為列僊陶
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
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
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
僊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
政之季而其弊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即與
大夫之自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
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為

高而終為高所卑始欲為怪而卒為怪所溺其徒
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
猶一二見馬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
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
之說而無黃冠襖禮之矣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
陀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
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
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嶺海山林城市廬
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
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

相大臣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
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
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趨向為之教者獨
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
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
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况附于黃
老家教以為列僊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
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
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
閭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

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為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為知言決非漫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為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崤山軍節度關侯德剛經畫略

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邨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于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即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為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為談經講道之所願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足致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真福之可徵也庀徒葺事土木皆作蓋經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斷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設有

殿襍裨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廡
截然一新又叅佐部曲諸人請為侯立祠以致其
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
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
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為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
樂為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
賢以為大槩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
者觀之徃徃以墮窳不振為嫌及其更事既多閱
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為有味迴視
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嗤之矣况乎執

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于風塵之隙而角逐于功
名之會伏石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壁
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
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
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
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俟知物之不
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
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舉遠引
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煉化悅仰詘信以適神而
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鳧為破投杖之龍世徒

以神僊為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
衣翩躩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
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為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宇國
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
以戰多為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
軍務于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
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欵辨疑其高弟云望日
遺山真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脩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為丘尊師

所建者大定初丘自東萊西入關隱于磻溪十數
年不出天下以為有道者興陵召赴關取道山陽
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
武官為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于
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于鄉豪
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
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
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烟朝暮使人顧揖
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
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丘命劉志敏來

居劉縣人立高第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
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今
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
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子幕府諸君請予
爲記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
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
陸沉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
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
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
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

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
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
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
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息于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
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
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
是之謂教而道存焉于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
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
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

皇極之數王伯而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
六適當斯時符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
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極
勇鬪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
也立往赴龍庭之名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死之
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
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
岳雖兇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
鋒茹毒運迴顧眄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
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
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丘阜連
屬於華蓋峰爲近而紫谿之水所泛出仙人燕君
舊井在焉開元中敕置揚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迨
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仙觀通僊觀者初爲泰和
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
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厨庫廩以次而具歷兵亂

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王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
披荆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
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
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虛過者而未嘗
丐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童之郝之後有李存道
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冠之學
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
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
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
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

聞敢再拜以請袁在年從予小功兀寐然授老子
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予
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
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
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
可考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踳宇宙而
遺俗湫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
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寧若世之
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
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

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侍方
明力牧常界先昌字從六宮宮主悉以天衆會於
天壇雲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問答已竟太一
現深明輪間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黥魚晶
光元真拜跪於齋壇之上晡曉之際太一與無央
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
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
曰丹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
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深恨不
睹其人然精習彌久探願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

真皇寶籙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遠
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啓
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忘繼之者可勝
悼痛維玉匱秘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沉之期故遭
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寶復藏
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
時所藏也夫玄學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
仙爲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
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
能况出世間乎張儀之與游憤憤之爲曹未嘗

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者喪面敗
絮自暴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
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見耶嗚呼靈
都真境自昔闕衍博大真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
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八因并
及之以爲素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
吉太原人元某記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
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
戶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璫之等十數公號
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
記誦有爲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旣多艱
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
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公脩此書十五餘

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
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
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晉
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
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蓋有不
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衆因斲木以傳
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
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間免於
面墻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
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

什一耶子惜其私淑之意不自故爲道其所以然
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
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塩反爲蕪累者亦多矣
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
者爲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切嘗謂子
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
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
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

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乃讀之熟求之深含
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
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
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
玄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
參朮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
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
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臯之
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
知者爲可畧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

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
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
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
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
師還間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
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
以來論子美者在焉侯兕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
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唐謝陶之陳子昂常應物郊子

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
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
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
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
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不能近古之恨後
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
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嘗注坡詞叅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
話刪去作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

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
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葙南柯子以末後
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
就中野店鷄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
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
聞此詞不能平乃照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閑處袖
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
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曾中
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書尙難用舍由時行
歲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可呼

銜鬻殆市駟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媵
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悞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
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
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
好奇尚異之蔽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句
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
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始存
卷末以侯更考丙申九月朔書于陽平寓居之東
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
不徧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子初學屬文敏
之尺爲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開啓允南始集前人
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
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
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
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
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
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
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錄考意舉要曆法
及與道原史事問答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溫
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
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
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
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
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曆之學州里
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鋟木以傳唐佐過某于太
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溫公講治之良相時君用之

不盡屏處閑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
已碩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爲百代不
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
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爲末廣謂杜氏通典司
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
以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辦寒
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
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既開他日當
有由堂而及與者幸爲我道所以然雖然某切有
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

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爲之以便觀覽故于中祕外邸之書芟夷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總十一耳而公旣爲成書上之復自爲通鑑詳節傳于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爲之豈數公者于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爲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

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傳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傳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洵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旣以十七史命篇矣

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
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僂
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以廣
異聞予爲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
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叅議耀卿耀卿受學於
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
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
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
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
童子固多弘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

籍之在天下有揀字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
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
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日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
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然成寸積寸成
尺尺寸不已遂成丈足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
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覽強記九經傳註
率首自抄寫且誦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
文賦華瞻有聲場屋問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
知能已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兵亂負母入
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

某叙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于某謹述而銘之去古
既遠天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
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汨心
汨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虱之射隼
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鷲絳侯之訥石建之醇
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巧咸
共唾點以爲百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
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而

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凶豎未形之
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
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
子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
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能至於上安
下順風清弊絕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
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如庵詩文叙

密國公韓璠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
明昌初已受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

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
正大初進封睿自明昌初錫厲等二王得罪後諸
王皆置傳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
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
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
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睿公班朝著者如是
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官
縣寶玉秘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
不贍至沐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
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護與身

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幸倉卒朝廷止
以乏軍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
官不能贍百指而睿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
其落簿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薨門禁嚴文
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簡
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
巨觀學詩龍昌任君謀學書真積之又遂擅出藍
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
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
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

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寫棊几展玩圖籍商略品
第顧陸宋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眇及論二王筆
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
紀錄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爐薰茗椀或橙
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
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
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昨公身
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
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
宮若太乙宮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

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催來羸馬鈍
於墻馬上官人病且疰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
五度燒香蓋寶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藁者汴
梁鬻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園故國
週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閑識者聞
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晉人之自放於
酒耳吟詠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
公則又以之邀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也使公得
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顯面正朝之任長轡遠
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

於筆硯間哉朝家踈近族而倚䟽屬其敝乃至
於此可爲浩嘆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
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李德雖議和字
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辨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
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
叔父亦未嘗沾丐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籍緩
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
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
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
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外中爲鄉先生喬孟州扈君
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研
席君章文學深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
初授指法累錢手昔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
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
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
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
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枯據耳即
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

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
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任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
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宮衣
著華麗上以輕浮勅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
事者也三四十一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于其
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
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
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八止以高士目之公藝
既專又漸於教補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
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選古人所

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爲急
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子君瑞嘗仕爲省
郎閑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錄
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
言子弟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
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
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
司空宋弘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揚雄劉向父子
光武拜爲讖郎帝每讖輒令鼓琴好其繫聲弘問
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

名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
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
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
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
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
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切謂南風
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
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
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弘之後遂無宋弘則老實

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為難審音以知政
居今而行古又為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
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為通論云四海
之廣豈無賞音因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為之
引歲丁巳槐八月初言遺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頤卿趙昌齡為予言省寺賓客集今
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為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
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為尤難李長
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

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十人萬人中一人
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
輒變化別不一其体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囚鎖
怪異破碎陣敵凌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
槁項黃馘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為顯門有白首
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嘖呻
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
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拿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
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
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

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
意時視比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
必惟喜讚嘆笑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
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憮然自以為不足長轡
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蹕宇宙而遺俗耿耿翩翩而
獨征者尚奚以序引為哉顯卿昌齡為我謝中令
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
宰相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
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箋書之韓筆有例
子欲我叙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

東瓦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為恨今欲鋟木流布子辱於宋者請為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脉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在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為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為也以文言之則

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則公卿大臣輩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于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為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酌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為經綸之業窮則為載

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它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
人之文求之渠特襍穢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
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亭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
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
叔能則未有之知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於京師
遂見禮部閑二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
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二稱嘆以爲今世少見其
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

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
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
竒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
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漢汚于燕趙魏
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
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為人其
窮雖極其以詩為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為指歸
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撰小亭集成其子復見予
鎮州以集引為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
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

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為
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于三百篇之後者知
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
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有作好
無有作惡撲維小天下莫敢臣較之典祔年孔夙
方社不莫敬共明神且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
同而已故思而成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
為一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發乎迹而見乎遠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
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

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為二物物我邈其
千里漠然而往惓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
馬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
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
也幽憂憔悴寒飈困憊一寓於時而其阨窮而不
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諗疾惡不平之
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
愈緩優柔饜飮使人涵泳于先生之澤情性之外
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為指歸也初予
學詩以十數條自敬言云無怨對魚無謔浪無驚狼魚

崖異無狡訐無煇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嚙無矮
飾無為堅白辨無為賢聖癩無為妾婦妬無為仇
敵謗傷無為聾俗閑傳無為瞽師皮相無為黥卒
醉橫無為黠兒白拾無為田舍翁木強無為法家
醜詆無為牙郎轉販無為市倡怨息無為琵琶姬
人媿籍詞無為村夫子兔園策無為筭沙僧困
義學無為稠梗治禁詞無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
無為薄惡所移無為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
予詩其度幾字惟其守之不固竟為有志者之所
先今日讀所謂小亭集者祇以增媿汗耳予既以

如上語為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為復言歸
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為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
何以發予之狂言已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集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情性
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
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槩之人有言樂府本不
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
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
頽之語特粹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

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興六經
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
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
於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谷
晁無咎陳去非卒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
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
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也歲新
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
從以日滑稽玩世兩坡二棗所謂入其室而笑其
炎者故多喜而譁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

時命不偶十得補孫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
民風國勢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
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驩或別之
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
焉以嘆沉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為主川子嘗
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盃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
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記記
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
恐穎師不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
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

播里巷子婦母文交口教授媠言蝶語深入骨髓
牢不可去久而語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
不掣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
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四風惜
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已怨懣沉江少之若孤憤
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
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
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
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
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
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平聲存桑榆正賴絲
竹陶寫但恐兕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
道此語果使兕輩覺老子樂趣遂少哉耶君且道
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賣珠樓前風物被打
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
望日河東元某題

逸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
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
謂陵轢波濤穿穴儉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畧

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穰始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
亦以此為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
或亦有不迨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槩一流人也今
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
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
耶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卷之四